

他是不是不行

【51】

姜柔第二天没有去找李浔。

也不算是赌气，而是她在和杨川准备年后的项目。

两人电话交流一阵，杨川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想趁热打铁再做一期美食为主的旅游项目。

但是地址还没选好，这个需要调查，联系很多商家，做很多前期准备。

姜柔一边听他的计划，一边感叹，年少有为这个词用在杨川身上太合适不过了。

他才大四，思维缜密，不怕吃苦，很有专研精神，这样的人不管做什么都能成功吧。

又和他聊了一会，姜柔看到了那堆从美国带回来的信。

说实话，之前她还没来得及打开看，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害怕的成分。

李浔是个用情至深的人，她一想到过去的七年她辜负了他的那份深情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所以她不敢去看信里的内容。

可是今天闲下来，她又忍不住去打开。

她抱着信封，来到院子里，躺在椅子上，一封一封拆开。

「小姜，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李浔，我来美国了，我住在你的隔壁街区，以后可以常联系吗？期待你的回信。」

噗嗤～

看到第一封，姜柔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么中规中矩，的确是他的风格。

她又继续拆第二封。

「小姜，我今天去了你住的那条街区，街道上的梧桐树长得真繁茂，花也开的好灿烂，所以我每次散步去你那个街区才会如此留恋吧。」

姜柔，仔细回忆了一下，这才想起自己住的那条街的确种了好多梧桐树，只是李浔不提起，她都忘了，也没在意。

她想象了一下，一个少年站在梧桐树下散步的模样，那就是漫画里面才有的场景。

可是自己为什么一次也没碰到过他？

她又继续第三封信。

「小姜，……」

看了好几封，都没什么特别的，大多是一些生活琐碎。

她不知道李浔弟弟完全把生活中的趣事，感想，都写信告诉她，是孤寂还是思念，她不懂为什么他不直接联系自己？

为什么写了信又不把地址写对？

如果她没有发现他在美国的住址，如果她没有去查询那一批退回的信件地址，是不是这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怀着纠结又复杂的心情，她继续看信。

「小姜，你还会经常牙痛吗？你再等等我，我咨询了这方面的专业老师，有点难，书很厚，英文也挺难懂，每当我想要放弃，想到你，又硬着头皮看下去。别人都笑我学得太疯狂，其实是他们不懂喜欢一个人的决心。你是我坚持下来唯一的动力。」

「小姜，看到你和你朋友在一起很开心，我既替你高兴，又感到失落。看，你就是小太阳，你那么受欢迎，走到哪里都是欢声笑语，你根本不需要我，我却误以为你也和我一样需要你。」

「小姜，你男朋友很帅，你和他在一起笑起来很甜，我应该祝福你，可是我却根本祝福不起来，我甚至连去帮你调查他的勇气都没有，我怕他不好，又怕他太好……」

「小姜，你让我养的小柯基难产死了，我好失望，对自己失望，我一直以为你会回来找它，可你从未想起它，也从未想起过我。可笑吗？我自私的每天叫着它的名字你好像你从未离开，妄想小柯基就是我们俩最后的联系，可是现在连我们之间最后的联系都没有了，我才终于知道你彻底离开了。」

「小姜，毕业快乐，我的女孩，希望你永远快乐。」

「小姜，我也不知道你又去了哪里，从江城到美国，我坐了最久的飞机，走了最远的路，可最后我没能到你的身边。如果说喜欢一个人是一场长途旅行，我可以一直走下去，可是一个人的旅行太累了，我一直在追，你却从未回头看一眼，等我站在原地不走了，你就消失了。我累了，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只会让人绝望。我决定回江城了，去陪伴那个最在乎我的人，虽然，那个人再也不会说话了。」

.....

姜柔不知道是以各种心情看完的。

看完后内心沉重无比，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

他原来一直喜欢自己，去了自己的街道，去了自己的学校，看到她和朋友打闹，为了自己坚持学医，却从未打扰过自己的生活。

他就是默默地关注自己的一切，因为喜欢自己折磨的他时而欣喜若狂，又时而痛不欲生。

姜柔一直以为自己才是那个最可怜的暗恋者，她没想到李浔竟如此喜欢自己，喜欢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

暗恋一个人，是如此的卑微。

卑微到他写了这些信都不敢寄到她手里。

她不敢想象，李浔在美国举目无亲，是怎样孤单寂寥的熬过 5 年的学习时光，而那个让他坚持的原因竟然是为了她。

她何德何能能得到一个男孩如此深沉而厚重的爱？

想到这，她就忍不住心疼李浔。

她发誓，以后的日子，一定要加倍对他好，要把那 7 年的时光都弥补给他。

她红着眼，整理好情绪，摸出手机给李浔打电话。

「喂～」

姜柔一听见他的声音又哭了。

「嗯～」她尽量让自己声音正常些。

「怎么了？」李浔愣住了，顾不上刚下班，手里给带着塑料手套，转身去了休息室，轻声问，「怎么哭了？」

「没怎么呀～」姜柔觉得自己太丢脸了，怎么听见他的声音就忍不住了？「我没哭。」

「……」李浔沉默一会，叹了一口气，「我错了。」

姜柔，「嗯？」

他道什么歉？

「别哭了，在家等我，我一会就回来。」李浔声音温柔的不行，像哄小孩一样哄她。

姜柔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也么多想，只好乖乖嗯了一声。

李浔整理好，出门的时候，刘雯和宋至他们一群人说去聚餐，李浔拒绝了。

他说他还有点事，具体什么事，他也没说。

李浔开车路过一个便利店，他下车买了一些零食，付款的时候在收银台犹豫了一会，还是拿了一盒计生用品。

姜柔接到许晚电话时，整个人还处于哭得昏天暗地的状态。

于是，当她听许晚在电话里面抽泣，她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

怎么今天还是世界流泪日不成。

「小姜，周柳儿来我们公司大闹，我打不通宋岩电话，你帮我找找他。」许晚一边抽泣一边说。

「她来干吗？不是，你还没跟宋岩说清楚吗？」姜柔一听，简直头皮发麻。

「说清楚了啊，但是他前女友不依不饶，我真的没法见人了。宋岩又不在，她根本听不进去，就在说……」许晚说着说着又哭了，说不下去了。

「那个渣男！你等着，等我来！」姜柔顾不上那么多，洗了一把脸，打车去了许晚公司。

结果在电梯里，她怀疑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竟然遇到了梁丞？

「梁医生？你这是……」姜柔尴尬的打招呼。

她觉得奇怪，怎么会在这遇到梁丞。

「我……找许晚，她有点东西掉在了我家。」梁丞脸色稍稍有一丝不自然。

信息量太大，姜柔震惊得说不出话。

她是离开江城一个多月了，但也不至于错过了这么大信息量的事？

也没听需要提起过呀。

「你们……？」姜柔觉得很懵，许晚什么时候跟梁医生又有了些牵扯。

「别误会，有次喝醉了，她送我回家，东西掉我家了。」梁丞面对她的疑惑，还是含糊其辞。

他有意跳过自己喝醉那次跟她表白，而被拒绝的事。

就是在那晚遇到许晚，他怎么好意思说出口。

如今她都跟自己学生在一起了。

他更是无脸提起了。

「哦。」姜柔也不是傻子，她大概知道是哪一次了。

许晚跟她说过。

于是接下来两个人陷入沉默，气氛尴尬了几秒。

过了一会，姜柔才意识到，如今许晚正在因为周柳儿在公司弄得很难堪，梁丞这个时候去还东西，怕是有些不妥。

这样，许晚也太丢脸了。

「梁医生，什么东西，方便我带给她吗？我正要去找她。」姜柔开口道。

「有什么事吗？」梁丞犹豫了片刻，「我刚才打她电话声音有些不对，再打就接不通了。」

梁丞觉得不对，姜柔这个点出现在这里，碰到的时候也是有些急，有些气，不像是去找许晚的，更像是去打架的。

「没什么事！」姜柔顾及许晚面子，立马否认，但是否认赞看见梁丞一副你骗我的眼神，又觉得瞒不住。

于是又道，「一些个人感情问题，梁医生还是不要上去了。可能会有些尴尬。」

叮……

她刚说完，电梯就开了。

然后电梯斜对着的办公室里传来了热闹非凡的喧闹声。

「我跟你们说，就是这个许晚，勾引我男朋友，还好意思躲起来！」

「亏我和我男朋友还把她当成好朋友，竟然干出这样不知廉耻的事！」

！！

完蛋！

姜柔顿时血气上涌。

梁丞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

「你看到了。」姜柔叹了一口气，「你还是先走吧，今天不太适合。」

梁丞站定一秒，「我跟你去看看。」

认真的吗？

姜柔都在替许晚尴尬了。

「好吧，你待会就站在门口，别动就行。」姜柔嘱咐他。

他却没有回答，顿了一会，「我还是去看看，你们两个女孩子，容易吃亏。」

【52】

姜柔是在女厕所找到许晚的。

找到的时候她已经哭的不成人样。

「小姜……我没有勾引，我没有想做第三者，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分手，我也拒绝宋岩了，她为什么要那样说？」许晚扑到她怀里，身体还在抽泣。

「好了～」姜柔心疼地拍了拍她背。「宋岩呢？」

「他电话打不通。发信息也不回。」许晚哭得更厉害了。

外面周柳儿还在叫嚣。

骂地很难听。

「别怕，咱们没做亏心事，她爱骂骂去。」姜柔把她拉到镜子面前，替她整理了一下，然后拿出一只口红，给她哭花的脸补了点色彩。

「小姜……」许晚看着镜子前的自己，狼狈不堪，一下子没忍住，眼泪又掉了下来，「我是不是太差劲了，还需要别人来替我收拾烂摊子，我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她这样一闹，我以后……还怎么在这里工作？」

「别这样说……」姜柔从来没见过她哭这么惨过，有些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了。

她不忍心再去对她说教。

喜欢一个人本就没有对错，有的时候一头扎进去，很难做出机智的选择。

明明还喜欢，要彻底撇清关系太难了，他有时候突然的一个回头都会让平静的心再次泛起波澜，许晚是如此，她也是如此。

没有必要用自己的经验去指点别人的生活。

毕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哪能不经历挫折。

「你一定觉得看不起我吧，高中那会就喜欢他，胆小得写了情书也要你去送，工作了还对他念念不忘，心甘情愿跟他暧昧，做他的备胎，现在好了，他说他分手了，我劝自己不能理他，我表面上拒绝了他，其实内心还是因为他突然的对我的关心窃

窃自喜，也算是自食恶果。」许晚哭着说完，说完又抱头痛哭。

「我有时候真的羡慕你，你敢爱敢恨，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次也想像你对李浔那样追着他满校跑，也不畏惧任何人的眼光。我有时候甚至想，是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所以他才会看不到我，我去换了发型，为了他每天出门前十几条裙子来回换，为了他天天戴隐形眼镜，他说喜欢什么我就默默记着，然后私下回来捉摸他喜欢的点在哪里，可是即使这样，他还是看不到我。……姜柔……我好累，喜欢一个人真的好累。」

「所以，当他跟我表白，跟我说他分手了，说想追求我，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太幸福了，太开心了，可是理智告诉我，他不是好人，他是渣男，我不能接受他，所以我拒绝了，你能明白喜欢一个人还拒绝的那种痛苦吗？太难受了……」

「所以，即使拒绝他的表白，他对我偶尔的关心，我还是默默接受，他对我的偶尔的好，我也开心好久……直到他女朋友闹到公司我才知道，他根本没分手只是闹矛盾，他们都快结婚了，就在这个月，姜柔，我这里，太痛了。」许晚哭的上气不接下气，用手指着胸口的位置。

「你没错！你有什么错？」姜柔扯了纸给她擦眼泪，看着她哭，心里憋了一股火，「你唯一做错的就是认识宋岩那个渣男！」

若不是宋岩不懂划清界限，明明有女朋友还来搞暧昧，明明没分手还说分手了，跑来表白，许晚这个丫头就是太傻了，被渣男骗得团团转。

「他那个前女友也不是什么好货色，自己男人管不住，闹到公司来，这样的女人，我是男人我也躲，绝了，你别怕她，待会你就在我后面，打架我就没怕过。」姜柔气的快要爆炸。

「你别为了我……弄得难堪，我怕连累你。」许晚劝姜柔不要太冲动。

「连累什么，你说的什么话，况且，我也不光是为了你，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姜柔说完，拉着许晚就往外面走。

结果一走出洗手间就看到梁丞站在外面。

他刚才就一直站在这？

那……刚才她们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姜柔倒没什么，只是怕许晚尴尬。

果然，一回头，许晚已经脸红到脖子了。

「梁医生，你怎么在这？」许晚小声问。

梁丞脸上有些震惊，又有些尴尬，嘴角抽了抽，「你上次钱包掉在我家了，我过来还给你，就……」

啊？

姜柔一脸震惊。

这句话信息量有点大，什么叫，掉我家了？

她看了看梁医生又看了看许晚，「这……？」

「对不起，我忘记了，刚才你有给我发过信息，突然遇上一点事，就忘了。」许晚尴尬地掐了掐手指。

她才想起半小时前，梁医生说它钱包掉他家了，正好要路过她公司就顺道拿给她。

结果，周柳儿这么一闹，她哪里还记得住。

「那现在……」梁医生指了指外面，不知道该不该插手。

他站在这听到所有的话，也猜了个大概。

「你们在这等我。」姜柔说完，一个人走向周柳儿。

「哟，我当这谁呢，这不是小三的闺蜜吗？还真是闺蜜情深，怎么，姐姐，你想插手别人家务事，不好吧？」周柳儿见到姜柔一阵冷嘲热讽。

姜柔也不急，走到她面前，往下撇了撇她，「周柳儿你嘴巴放干净点，谁是小三？」姜柔握紧了拳头在忍。

「你那个好闺蜜许晚啊，上次出差就勾引我未婚夫，现在眼看要结婚了，又缠上了，还真是不要脸。」周柳儿说得尖酸刻薄又大声，周围早已围在一团的同事又开始议论纷纷。

一边议论还一边对着许晚指指点点。

「未婚夫？宋岩承认过吗？你口口声声说宋岩是你未婚夫，那么请问，你的未婚夫怎么不见了，不见了，就跑这里发疯吗？」姜柔字字句句给她怼回去。

「还有，我怎么听说，你的所谓的未婚夫早就甩了你？也是，我若是有这样发疯的前任，我也躲到火星去，有什么脸见人。」

「姜柔，你胡说什么？我和宋岩没分手，我和他闹个矛盾，就被小三趁虚而入，你问问你闺蜜，要脸不！」周柳儿也不是好对付的人，这架势摆的就是要把许晚践踏到没法继续工作，没法做人。

「你有证据吗？一口一个小三，你有证据吗？」姜柔觉得跟她说那么多废话根本行不通，她就是胡搅蛮缠。

「要证据？」周柳儿看了一眼周围的同事，嘴角轻笑，「大家不都是证人吗？许晚平时怎么勾搭我未婚夫的，你们不是最清楚？」

！！

这话一出，刚才还在围观的群众，立马战术性回避眼神。

「看，你没有证据！别人也不愿当你证人！周柳儿，像宋岩那种犯了错事，连面都不敢露的缩头乌龟，也只有你把他当成宝，没人会稀罕，许晚也是。她被你这个宝缠得甩都甩不掉，我拜托你，把你的宝关在家里，不要再出来祸害别人。」姜柔说完，头也不回的准备走。

刚走出一大步，气得发疯的周柳儿上前一步就扯住她的头发。

「你个贱人，你和那个许晚一样不要脸，我不许你这样说宋岩！」

姜柔吃痛的刚要还击。

却有人抢先一步钳制住了周柳儿得手。

顺着目光往上望去，就看见了梁丞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她身后，一把抓住周柳儿作恶得手。

「这位女士，有什么问题，我建议私下解决，这里不是解决的地方。」梁丞沉着脸，说得很严肃认真。

「私下解决？这里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都看看她抢别人男朋友，让大家认清她是什么样的人不好吗？你又是谁？」周柳儿抽回手，看见梁丞似乎是从许晚那边过来的，气得牙痒痒。

还敢对她说教？

「我是她朋友，有什么事，大家坐下来，讲清楚好好谈，这样大吵大闹对谁都没好处。」梁丞觉得怎么会有这样蛮横无理的人，真是长见识了。

从小到大，他身边都是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大家都有礼有节，还没遇到过这样无理的女子。

「你算什么东西，我凭什么听你的，你这么帮着许晚那个贱人，怎么你跟她也有一腿？」周柳儿杀疯了，跟谁都能撕

上。

！！

姜柔听到这，瞬间后背冒冷汗。

她真是张口就来，她可以想象梁医生有多生气了。

因为她转头偷偷去看梁医生，他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许晚也觉得周柳儿真的太过分了，还把梁医生也骂上了。

许晚鼓起勇气，冲到周柳儿面前，「我没有勾引宋岩，是他总是对我嘘寒问暖，我承认，我喜欢他，所以拒绝不了，之前是我错了，我麻烦你，骂我就够了，不要把我朋友牵扯进来。」

围观的人看好戏看到这里一片唏嘘。

原来许晚真的是喜欢宋岩啊，大家纷纷感叹。

姜柔伸手去拉许晚，因为许晚刚说完又哭了。

结果，梁丞快她一步，犹豫着，还是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将她的脸朝着自己的胸口，在她头顶轻轻说了一个字，「傻。」

姜柔被震惊了。

被梁医生突然地举动。

「哟，在这里演苦情戏呢，知道错了就要有认错的态度，跟我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都不和宋岩见面，这件事就这么过了。」周柳儿双手抱胸，露出胜利的微笑。

梁丞沉默了一会，抬头，对上周柳儿咄咄逼人的目光，缓缓开口，「这位女士，我是医生，我跟我们医院心理咨询专家很熟，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

他说完，周柳儿有些懵。

「什么意思？」

「从医生的角度我建议你去心理咨询，比如，你男朋友跑了，你跑来他的办公区域闹，还让她的同事难堪，让他一起工作的同事看他的笑话，这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的人的范畴。」

噗嗤～

姜柔没忍住，一下子笑了起来。

梁医生就是梁医生，骂个人都能如此文绉绉。

周围的人被梁医生这建议吓得不轻，这场吵闹本以为已经掀起了高潮，没想到，梁医生才是深水炸弹。

这话里话外都说她有病。

「你……你说我有病？」周柳儿不傻，整个人气的胸口剧烈起伏。

「他是医生，还说你有病，你就是有病。」姜柔也不饶人。

哄～

听到这，周围的人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你们！」周柳儿看了一圈周围的人都笑的前俯后仰，气的没当场晕过去，「你们合起来欺负人！」

「就算是吧，这里不欢迎你，你还不走，想继续被看笑话吗？」姜柔毫不退让。

「你们……你们给我等着。」周柳儿突然气势败了下去，自觉没趣，红着脸走了。

「心理咨询电话号码不要了吗？」姜柔还在继续逗她。

结果周柳儿拿起包，逃一般走了。

等她回头一看，梁医生拉着许晚手臂，护着她就往外面走。

姜柔，？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什么情况，她都能接受，梁医生总比那宋岩好，那个渣男。

这样想着，姜柔也跟了上去。

【53】

后来，梁丞开车带两人去了江边。

许晚心情不好，放松一下是好的。

姜柔陪许晚慢吞吞地沿着江边走，两人都没说话，只是任江风吹在脸上，吹走脸上的乌云。

梁医生则慢慢地跟在两人身后。

许晚中途说想上厕所，姜柔和梁医生两人便在门口等她。

「今天谢谢你。」姜柔开口。

这个梁医生相处起来虽然总喜欢好为人师，让她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他人不坏，他是个好人。

他可能只是和姜柔的性格格格不入而已。

而且他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喜欢指点别人，比如许晚这事，按照梁医生性格，怕是会把许晚说哭。

可是，他并没有。

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车上，他始终保持沉默，一句说教的话都没有，反而站在她们这边，为她们撑腰。

「不用谢我，这有什么好谢的。」梁丞说着嘴角自嘲，过了一会，他又说，「其实上去之后我没准备管这事，而且我从来也

没有管过这样的闲事。」

「然后呢？」姜柔突然有些好奇。

在她印象中，梁医生的确不是替别人出头那一类。

他只会站在理智，正义的那一方，刻板，毫无人情味。

「然后改变主意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哭得这么惨。」梁丞目光望厕所的方向望了望，叹了一口气。

「这……梁医生虽然不太合时宜，不想问，你和许晚……」

话说到一半，见到许晚出来，姜柔赶紧闭嘴。

「我们回去吧，我没事了。」许晚红着眼说，声音都哑了。

「谢谢你们。」许晚又说。

「好。」姜柔刚说完，手机响了。

她接起来，是李浔。

「在外面。」

「一会回来。」

「不用，我自己回来。」

「那……好吧。」

.....

姜柔挂了电话，有些云里雾里，这李浔怎么性情大变，非要来接她？

一抬头，发现梁丞和许晚都在盯着她接电话，她莫名有些尴尬。

「梁医生，我送许晚回去吧，你先走。」姜柔想着麻烦了他一天，挺不好。

「李浔要来接你？」梁丞却一针见血，捅破尴尬。

「额，嗯。」

「那我送许晚回去吧，李浔送你。」他说得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到，姜柔都觉得无懈可击。

最后，三人在原地聊了聊天，等着李浔来。

李浔来得比较快，他从他那辆黑色大奔下来，走到姜柔旁边，不知道几个人发生什么事，怎么聚到一起了。

「梁老师。」他一边说着，一边瞟着姜柔。

「嗯。今天下午那个病人手术成功吗？」梁丞问。

姜柔「？」

许晚，「？」

这两人，见面，谈工作，真是诡异。

「拔了坏的牙齿，缝了四针，以后愈合了在考虑种植。」李浔还真就跟他讨论起病人。

姜柔和许晚瞬间不知道站在那里的意义。

「外面热，我们两去车上等他们。」姜柔拉着许晚就往李浔车上去了。

「姜柔，我真的觉得今天太丢脸了，以后没法见梁医生了。」许晚坐在车上叹气。

姜柔一边顺东西，让她坐得舒服一些，一边安慰她，「这有什么，没什么好丢人的，丢人的是那个周柳儿，对了，你和梁医生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许晚反问。

「……」姜柔欲言又止。

按照她以前的性格肯定是直接问了，可是今天许晚才经历了一场混战，姜柔还是忍了忍。

她突然看见后座上的超市购物袋，买了挺多零食之类的，转过头问，「要喝水吗？我看你哭了一下午，水都哭干了，补补？」

「有吗？」许晚被她这么一提，还真的就有些渴了。

「应该有，我找找。」姜柔说着，就去翻，翻得有些急，有东西掉了出来。

许晚弯腰去捡，捡起来，一看，惊呆了。

「小姜……你放好。」许晚把手里的一个盒子形状的东西递给姜柔，面色有些不自然。

「什么？」姜柔接过一看，愣住了。

避孕套？

气氛尴尬到窒息。

李浔？他……他什么时候买的？

他……

姜柔一把拿过来，快速将它放在购物袋最里面，耳根开始泛红。

「你们？」许晚忽然暗戳戳的笑，「进展这么神速？」

「害……」姜柔有些难以启齿。

事实上，李浔那个家伙一点不开窍，就算她怎么诱惑他，他都清心寡欲的跟那寺庙的和尚一般。

她甚至都怀疑，他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

哪曾想，他竟然跑去买了这个，还被许晚看到，也太尴尬了。

后来，姜柔故作镇定和许晚扯了些有的没的，直到梁医生走过来，说许晚回去，许晚下了车，姜柔才再也沒辦法不去想那件事。

特别是，李浔坐到驾驶室，还倾身过来帮她系安全带，她心突然就跳得好快，身子也僵硬的不行。

「怎么了？」李浔觉得她怪怪的。

「没事。」姜柔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回家吗？去你家还是我家？」李浔发动车子问。

「啊？」姜柔心跳地更快了，最后低声道，「都行。」

回到李浔家，姜柔心里无时无刻都是那盒避孕套的影子。

可是她等啊等，等到两人吃了饭，又带着小姜去散了步回来，李浔对此只字不提。

「李浔，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姜柔拿着换洗的衣服问他，见他没有任何表情异样又试探着问，「或者，我们一起洗？」

听到最后这句，一直淡定的李浔终于脸上闪过一丝异样的情绪。

「你自己洗。」他语气平静。

「那我一个人在里面滑倒了，都没人知道。」姜柔及其做作的说了一句。

李浔深深地看她一眼，叹了口气，「我站在外面，有什么事，你叫我。」

姜柔，「？」

弟弟怎么回事，怎么诱惑都不上当，气死她了。

她气鼓鼓地关上门。

李浔愣在原地。

他又想起了今天她电话里好像哭了，结合她刚才不高兴的情绪，他不得不思考网上那句话，「姐姐都是如狼似虎，姐姐也需要……」

这句话或许是真的。

他也并非清心寡欲，和她接吻拥抱，他也会有反应，他也会难受到需要洗好几个冷水澡。

他不是不愿意，他只是怕进展太快，她得到的太快，就不那么珍惜他了。

即使她说喜欢自己，即使她这一阵都跟他黏在一起，他依旧没有安全感。

他怕她又一声不吭走了，怕她那天突然就不喜欢自己了。

可是，她这几天明显因为这件事，因为他的拒绝感到不高兴了，今天在电话里还哭了。

他突然就心软了，如果她只是对他一时的喜欢，如果她有一天腻了，他想自己也认了，所以今天才会去买那东西。

如果这是她想要的，他全部给她。

想到这，他拿了衣服，轻轻叩响了浴室的门。

「干吗？」姜柔露了一个头出来。

「我听见里面没声音，怕你摔倒了。」李浔有些紧张。

姜柔狐疑的看着他。

「你看到了，没摔倒。」

「哦。」他站在门口，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她瞟了一眼他手上的衣服，顿时大脑充血，「你若是不放心，你就进来守着。」

李浔目光往下一寸，喉结滚动，他捏了捏手里的衣服，吐出一个字，「好。」

姜柔被他的这个好字惊讶道。

也不知道李浔在想什么，本来想逗逗他，结果他竟然还真进来了。

她现在基本也就，一丝不挂了。

他这一进来，她还莫名的有些羞耻了，平时的嚣张气焰也消失得差不多了。

当然，羞耻的不仅只有她，因为她看见李浔整张脸快速的红成了一只熟虾子。

「要不，要不你还是出去？」姜柔试探着问。

主要是气氛尴尬的她都受不了了。

「……」李浔盯着她半天没反应。

她只见他清冷的眼里慢慢地染上了情欲。

豁！

姜柔怎么觉得此刻的李浔，让她怕怕的。

「你……」姜柔话还没说完。

啪——

一只手熄灭了浴室的灯。

「李浔，你关灯干吗，我看不见。」姜柔伸手想去开灯，却摸到了他的唇。

姜柔心里咯噔一下，就想缩回去。

结果，没等她缩回去，一只温润的手握住了她的手，轻轻一带，她整个人失去重心，一个趔趄撞到一堵人墙上。

姜柔心里一惊。

「李浔……放开……唔……」她还未说完，嘴就被他堵住。

一瞬间，她大脑一片空白，一阵电流从头蔓延到全身。

虽然不是第一次接吻，但是在浴室，这样关了灯，暧昧的氛围下是第一次。

再加上她满脑子都是那东西的影子，心里也在无时无刻不对自己进行暗示。

她平时大胆的令李浔咂舌，总是脸皮比那城墙还要厚，可是真到了这一步，说不紧张是假的。

好在李浔的吻刚开始猛烈，渐渐地等她适应了又放慢了节奏。

他伸手轻轻扶住她的后脑勺，另一只手慢慢地开始不安分的在她腰间流连。

他吻得深情，温柔的吻细细密密的砸落在她唇边，齿间，继而更加深入。

直到她被他抽走了所有空气，他才喘着气，在黑夜里一双眼睛泛着星星点点的光，就这么盯着她。

他双手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将头深深地埋在她颈间。

「姐姐～」他声音沙哑得要命。

「嗯。」姜柔身子也软的不行，他那一声姐姐真是要命。

他微微抬头，在她耳朵上，轻轻咬了一口，低声问，「你上个月什么时候来的月事？」

豁～

被他这么一问，姜柔浑身都酥酥麻麻的。

没人能拒绝这样一个弟弟吧，她想。

「我今天，可以。」姜柔喘着气说。

听到她那句可以，李浔的脑子一下子炸开了，有一根紧绷的玄断了。

有些东西越发不受控制。

他伸手将她拦腰抱起，随便拿了件衣服盖住，然后去了卧室。

亲到一半，他撑起身子，看着她，「如果，你疼，我们可以随时暂停。」

姜柔已经被他亲到迷失心智，哪还能管这些。

笑着又将他拉下来，「我不怕。」

于是，两人又继续未完成的事。

.....

后来中途，姜柔还是认输了，想要叫停，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她怎么也拉不下脸面。

于是后半段，她只好哭唧唧的默默承受。

李浔看见她眼角挂着泪，又心疼，又心动。

动作稍有减轻，却又偏偏失控。

到了后半夜，他终于肯放过她。

抱她去浴室简单清理了又抱回到床上，拥着她，盯着她看了几秒，还是忍不住在她脸上亲了亲，「满意了？」

姜柔，「？」

这话说得，好像她强求的？

「满意了，就安分一些，嗯？」李浔伸手，轻轻地替她揉着酸痛的腰。

「嗯。」姜柔已经被折腾的没力气说话了，也没力气跟他拌嘴，只好乖巧的哼一声，就想睡。

「困了？」李浔好笑的看着她泛红的脸，难得见到她如此温顺的模样，他心里如同抹了蜜。

「嗯。」

「睡吧。」李浔身后关了灯，从身后，轻轻环住她。

姜柔睡得很快，不一会，他就能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

他反而睡不着了。

脑海里回忆着与她亲密的画面，有些羞，又有些动情。

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温柔的散在她脸颊，他忍不住伸手，指尖在她脸颊轻轻拂过。

姐姐是自己的了吗？

曾经敢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她就这么躺在自己怀里，她冲着自己笑，眼里还装着他的倒影，这样的时刻，仿佛治愈了他 23 年来所有的痛苦与等待。

他感觉自己身上的伤一片一片的愈合，最后都开出花来。

她是他的了，他拥有了全世界。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